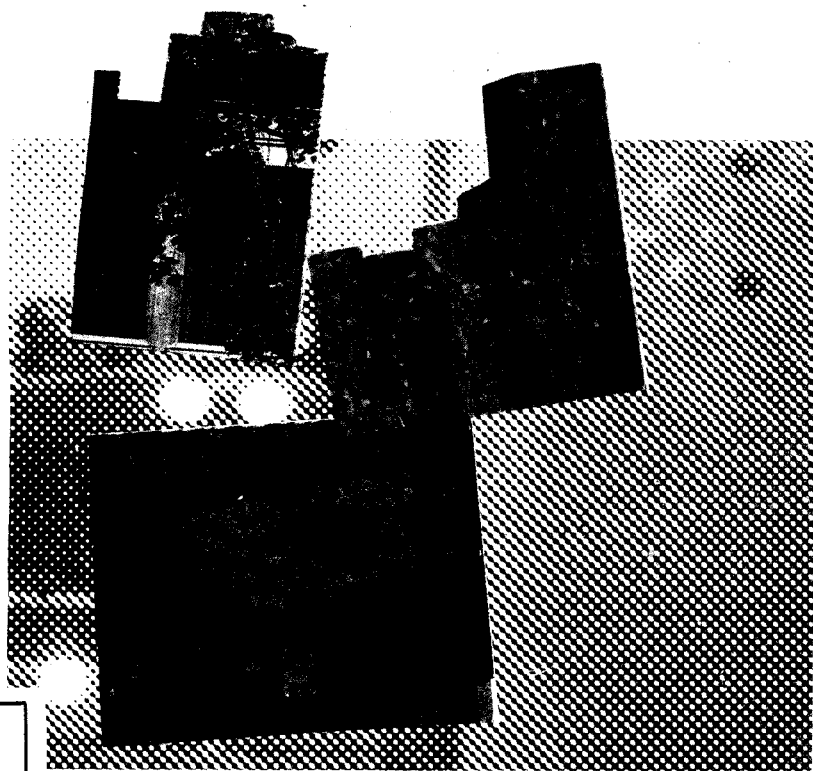


上海百年名厂老店

SHANGHAI BAINIAN MINGCHANG LAODIAN



干 谷 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NGCHANGLAODIAN

责任编辑：周月华

封面设计：于文盛

上海百年名厂老店

干 谷 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经 售 处 经 销 吴县树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11 字数 241,000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198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700 册

书 号：17077·3033

定 价：3.35 元

代 序

郭 志 鹏

小时候,常听父母讲先祖辈出国谋生、艰苦奋斗的经历,如听神话故事一样。他们为了谋生,只带藤包一只,西裤两条,飘洋过海,来到远隔千里以外的他乡异国。

他们在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血汗,省吃俭用,终于积蓄了一笔可观的资金,除回乡买地盖房外,还联合乡亲们投资创办了大型商业企业,这就是驰名海外的永安公司。

远在一八九七年八月一日,二伯公郭乐就在澳洲雪梨市创设永安果栏(即今日之雪梨永安公司),一九〇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三伯公郭泉由澳洲返香港创办香港永安有限公司,一九一五年创设永安火水保险公司,一九一七年设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和大东酒家,一九二一年成立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一九二五年成立永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于香港,一九三一年又成立永安银行于香港。数十年间资产总值以亿万计。有趣的是,上海“永安”及“先施”、“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的创办人均是同乡中山人,亦巧合也。

很多华侨在外国自给自足、落地生根,唯先祖辈虽在国外犹念及国人,略有成就,仍不忘回国创业,数十年间,在全体同仁群策群力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父辈郭

琰璋、郭琳爽、郭棣活，联合其他大型企业负责人荣毅仁、刘鸿生等率先将本企业公私合营并最终达到国有化。

回忆在旧社会上海尚有其他各大工厂企业之设立，也颇具盛名。诸如中华造船厂创建人杨俊生先生，为发展中国的造船业，毅然携妻儿从日本返国，历经种种困难，从洋人手里夺回造船的权利。又如大中华橡胶厂为“实业救国”，与外资“邓禄普”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终使“双钱牌”得以立足于海内外。凡此等等，皆为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时值国内对外开放，提倡“振兴中华”之际，出版是书以纪录之，足供海外华侨及国内企业经营者之借鉴。

今年三月，会同好友袁伟忠先生、王道亨先生乘香港华昌贸易公司与中国国际旅行社上海长江分社、上海华建公司合资之“长城”号游轮，由重庆试航抵达上海，蒙张鸿西先生介绍，幸会认识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并相邀为书作序。余喜见本书行将付梓，应允略书数行以作开场，浅见不足为文，还希前辈指点批评，抑又幸矣。

一九八六年三月

目 录

修配起家的大隆机器厂.....	1
“龙虎人丹”与“仁丹”之争.....	3
杨俊生创建中华造船厂.....	5
达丰染织厂发达史.....	8
行医设厂的唐拾义.....	10
五洲“固本”肥皂竞销趣话.....	12
方液仙和中国化学工业社.....	14
“马”、“鹰”之争.....	16
蛋大王智闯“三关”.....	18
几经沧桑话“永和”.....	20
洋名中办的亚浦耳电器厂.....	23
不胫而走的“金鼠牌”香烟.....	25
“美丽牌”香烟诉讼案.....	27
“华生”电扇闯“关”记.....	29
许冠群和新亚药厂.....	31
发迹于纽约的关勒铭笔厂.....	33
“大无畏”取胜“永备牌”.....	35
十六岁创业的黄培英.....	37
薛福基大战“邓禄普”.....	39
味精与天厨味精.....	41

荣宗敬与申新九厂	43
脱颖而出的“三戟牌”圆钉	45
梅林盾牌罐头创业记	47
“茶叶皇帝”和“电影皇后”	49
“火柴大王”刘鸿生	51
张惠康与电木工业	53
“天平牌”手缝针厂的变迁	54
手帕大王的“活络经”	56
从“华美”到“华明”	58
“印花之王”盛衰记	60
RCA和ABC	62
善于花样翻新的三友实业社	64
陈栩园文人办工业	66
华成马达成名记	68
雨衣大王“ADK”	70
“熄火佬小”研制灭火器	72
从“剪刀牌”到“箭刀牌”	74
驰名的三星拉链厂	76
薛铭三艰苦创“金刚”	78
吴春泉小本办大厂	80
从“一毛不拔”到“长命牌”	82
“香料大王”的“楚材晋用”术	84
女老板汤蒂因和“绿宝”	86
 郭乐创办永安公司	 88
黄焕南与先施公司	90
新新公司后来居上	92

海上环球百货魁首大新公司·····	94
从“毛冷”到“绒线”的演变·····	96
“钟表大王”孙梅堂·····	98
亨达利与亨得利·····	100
精益眼镜公司的“精益求精”·····	102
从“陈长记”到远东最大的皮毛服装厂·····	104
上海最早的女西装店·····	106
饮誉国内外的培罗蒙·····	108
“吃素人”与小花园女鞋·····	110
“帽业之冠”刘锡三·····	112
鹤鸣“鞋帽大王”的由来·····	114
棉布业巨头“协大祥”·····	116
左右逢源的老九和·····	118
上海化妆品鼻祖“老妙香”·····	120
泰昌与洋商分庭抗礼·····	122
水亦明的“水明昌”·····	124
老德泰铜响器响彻上海·····	126
乐源昌铜锡器独树一帜·····	128
“同昌”和第一批国产自行车·····	130
“宝塔公司”和古董店·····	132
靠一幅绣品出名的“中美一”·····	134
“老日升”织补艺术·····	136
项松茂和五洲药房·····	138
汪裕泰茶号·····	140
六十年前的城隍庙·····	142
老城隍庙门口的瓶塞摊·····	144
集刀剪之大成的“王大隆”·····	146

沈长顺与濮刀·····	148
陶器大王“葛德和”·····	150
戴玉屏与“铁画轩”·····	152
名笔与老周虎臣·····	154
歙州之墨推曹氏·····	156
“扇子大王”王星记·····	158
王开照相馆发家奥秘·····	160
“雷允上”驰名中外·····	162
童涵春堂的兴隆史·····	164
“蔡同德”与药酒·····	166
胡庆余堂药材店的来历·····	168
徐重道国药店的经营术·····	170
阜昌参店一枝独秀·····	173
由门楼起家的“郁良心”·····	175
叶澄衷与“五金街”·····	177
“石路”和“衣庄街”·····	179
人民商场和“中央市场”·····	181
十六铺码头的昨天·····	183
姚新记营造厂与外白渡桥·····	185
昔日上海的民营轮船公司·····	187
“箍桶匠”盖起国际饭店·····	189
祥生汽车行的40000号·····	191
老店新开的“上海老饭店”·····	193
镇扬名店——“老半斋”·····	195
扬州饭店和莫氏昆仲·····	197

老正兴菜馆之谜·····	199
上海的“知味观”·····	201
吴淞的咖喱鸡饭店·····	203
美味斋的菜饭为什么好吃? ·····	205
锺标与粤菜厨艺·····	207
百年老汤烧“丁蹄”·····	210
从“红房子”的法式风味谈起·····	212
功德林功德无量·····	214
玉佛寺寺院素斋·····	216
“常年净素”的春风松月楼·····	218
名噪一时的王宝和酒家·····	220
王裕和的“菊花蟹宴”·····	222
老城隍庙的小吃·····	224
平步青云“福禄寿”·····	226
外行开店做“状元”·····	228
经久不衰的“姑苏五芳斋”·····	230
沈大成靠“券”发迹·····	232
“小绍兴”鸡粥·····	234
马二爸与洪长兴涮羊肉·····	236
杏花楼月饼是如何出名的? ·····	238
上海源诚潮式老婆饼今昔·····	240
“利男居”和“一定好”·····	242
“老大昌行”力克“老大昌”·····	244
凌家父子和“凯司令”蛋糕·····	246
翠文斋与清真糕点·····	248
“老大房”第一任老板陈奎甫·····	250
从苏州开到上海的“采芝斋”·····	252

靠豆酥糖起家的“叶大昌”	254
陈皮梅起家的冼冠生	256
两家“天晓得”	258
“外行开店三不象”的“培丽”	260
货真价实的百年老店“邵万生”	262
北万有全的熟火腿	264
庄再豪巧制“绿豆烧”	266
“蜜饯大王”张祥丰	268
郭瀛洲与“城隍庙”五香豆	270
大殿梨膏糖	272
“好吃来”瓜子大王趣闻	274
栗子大王——新长发	276
陈光甫与上海银行	278
上海证券交易所始末	280
上海银行创办的旅行社	282
杜月笙与“中汇银行”	284
王志莘振兴新华银行	286
陈小田的“唯我独增”	288
兰心戏院百余年	290
大光明首映国产片	292
从“楼外楼”到“新世界”	294
从“劝业场”到“小世界”	296
上海灯市与“灯王”	298
天韵楼上的面人摊	300
史量才和《申报》	302

汪伯奇怎样办《新闻报》.....	305
严宝礼创办《文汇报》.....	307
“江南艺苑”朵云轩.....	309
小人物办起大书馆——商务印书馆.....	311
陆费逵和中华书局.....	314
早期的世界书局.....	316
上海的开明书店.....	318
顾颉刚和大中国图书局.....	320
得风气之先的亚东图书馆.....	322
 幕后的行当.....	 324
广告大王王万荣.....	326
首创西式账册的龚懋德.....	328
 编者的话.....	 330

修配起家的大隆机器厂

中日甲午战争后，来华的外国轮船逐渐增多，需要修理配件的也日益增加，于是上海的小型机器厂便应运而生。

一九〇二年，严裕棠在岳父钱恂如的资助下，邀请铁匠出身的褚小毛，合伙创办了大隆机器厂，专门从事修理外轮机器的业务。严裕棠的父亲是个买办，他本人通英语，曾在英商行当过仆欧，有一套同外国人打交道的本领，兜揽这项生意，比别的厂家更为方便，所以，生意做得很顺利。日子一久，大隆机器厂在经常来上海的一些外轮中建立了信誉，业务逐渐发展，还专门置备了两艘小拖轮，运送待修或配好的轮船机件。

做这种生意，本来倒是一项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但利大风险也大，大隆机器厂自备的小火轮就曾经被台风吹走过，有一次甚至连严裕棠也失足掉进了黄浦江里。随着来华外轮的增多，做这项生意的人也增加了，大隆机器厂无法长期把它视为禁脔，大家一分，油水自然就相应地减少了。再加上船家利用修配厂之间的竞争，进行压价，这迫使严裕棠不得不另谋出路。

当时中国的纺织工业日益发展，仅上海一地的华资纱厂就拥有纱锭二十万枚以上。纺织机器零件多，损耗率大，工厂的动力装置又大多是蒸汽引擎或煤气引擎，容易出毛病，常常需要修理。于是严裕棠轧准苗头，毅然把大隆机器厂的主要业务从修理外国轮船机件转到修配纺织机件上来了。

大隆机器厂的业务转向以后，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充足的技术力量，独占了许多别的厂家难以接受的业务。有一次，芜湖裕中纱厂引擎地轴损坏，影响生产，急需赶修，派人来沪找瑞熔船厂，瑞熔船厂嫌利润不大，生活又难做，不肯接受，大隆机器厂得知后立刻上门去帮他们修好，把生意揽了下来。又有一次，上海崇信纱厂想利用节假日，把大批机器上的铜轴承改装为滚珠轴承，大隆机器厂也主动承接了这项业务，如期完成。这样一来，不仅获得了较高的工价，充实了实力，而且扩大了影响，增强了信誉，同时也增强了在同业中的竞争力。

胡忠泽

“龙虎人丹”与“仁丹”之争

十九世纪末，日本“仁丹”大量倾销中国市场，在上海、天津、武汉三个地区设立中心推销点，广告遍及中国城乡。

当时，上海中法药房总经理黄楚九，曾根据中国古代成方“诸葛行军散”自拟处方，在一九一〇年，筹设“龙虎公司”，制销龙虎牌“人丹”，颇有疗效。但是由于生产落后，用手工操作，每生产一批，需时半个多月；因此，成本高，难与日货竞争，不得已于一九一二年将“龙虎公司”作价四万元，盘给中华书局董事陆费伯鸿和总经理沈知方去经营。陆、沈接过来后，将“龙虎公司”的招牌改为“中华制药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独立的制药厂。

日本仁丹公司见中国出品的龙虎人丹对他们很不利，便派浅羽三郎和森佐太郎等来主持东亚公司的推销工作，以赊销的方式，发给各省经销店，放账期达十个月之久，逼使龙虎人丹的六万元资金全部蚀光。陆费伯鸿和沈知方眼看无法再经营下去，一九一五年又把龙虎人丹的商标和制造权，作价二万元还给黄楚九，作为中法药房的附属事业。

日本仁丹的处方，原抄袭于中国古代秘方，主要原料大部分是中国药材，它与龙虎人丹的处方并无多大差别，只是生产设备、操作技术等方面比较优异，这一点黄楚九是一清二楚的。黄重新接办后，添置设备，改进操作，並仿照日商宣传招徕的方法，

除在上海各大报大登广告外，还在铁路沿线、轮船码头、各繁华城镇，遍做路牌广告，凡有翘胡子仁丹广告之处，龙虎人丹都去轧上一脚。不仅如此，黄楚九还在中小城市招雇一批儿童，身穿白制服，头戴高帽子，敲着铜鼓，边走边说：“龙虎人丹怀中宝，除百病，有奇效，中国人请服中国人丹。”在推销方式上则采用春天发货，冬天结账的方法。龙虎人丹的经营方式一改革，就此打开了销路。日商东亚公司对之十分嫉视，便以“冒牌”之罪，提出诉讼，控告中华制药公司出品的“人丹”是“仁丹”的冒牌。黄楚九专聘一位律师，据理申辩说：“龙虎是商标，人丹是药品，并无冒牌‘仁丹’之存在。”双方争执不下，法院难以判断，“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大理院，案件延宕近十年之久，未能定案。直至一九二七年北伐以后，中华制药公司才获胜诉。在诉讼期间，黄楚九仍通过报刊做了大量的宣传性广告，“龙虎人丹”就此家喻户晓。虽然先后花去了诉讼费十万元，但收到的利益却远远胜过了十万元的代价。

日商见“官司”不能取胜，又以金钱利诱，挽人向黄楚九疏通，愿以巨款收买“龙虎人丹”的商标和制造权，被黄楚九拒绝了。后来，随着“提倡国货，抵制外货”浪潮的兴起，“龙虎人丹”更加驰名全国了。

谈 薈

杨俊生创建中华造船厂

一九一二年，上海蕴藻浜附近，有一个泥沙冲积的小荒岛，名叫“复兴岛”。“复兴岛”不属租界范围，归上海滨浦局管辖。当时，尚在继续填土扩建，岛上居民和建筑物都寥寥可数，杨俊生创建的“上海中华造船厂”就诞生在这里。

杨俊生原是个书生，十五岁中秀才，后因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不满当时的帝制，毅然随其堂兄赴日求学。留日期间，经章太炎介绍，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中途辍学返国，追随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皇朝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成功后，杨俊生第二次赴日留学，出国前夕特去南京向孙中山先生辞行。中山先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中国海岸线那么长，河流那么多，但航行的轮船几乎都是外国建造的，若不兴建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将何以立国？”中山先生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激励着他发奋求学。一九一九年，杨俊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船舶工程专业。

杨俊生毕业后，经校长介绍，到长崎一家著名船厂担任工程师。他在日本船厂供职时，念念不忘创办祖国的造船工业，广泛收集船舶建造的资料，还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际工作经验。一九二四年，他婉言辞去职务，携妻儿回上海来创办造船厂。当时内乱外患，上海造船业除了官僚资本经营的江南造船所外，其他如英联、摩勒、东华、求新等均掌握在英、法、美、日等商人手里，

中国人自己办的都是小船厂，以拆旧修补为主，无法与外商匹敌。

当时，杨氏筹措办厂资金和厂房等，真是煞费苦心。开始，在公共租界租地建厂，挂起了“大中华造船机器厂”的牌子，但三年期满续订租约时，却遭到了租界有关当局的刁难。

先是主宰杨树浦的日租界工务局下令禁止日租界办名为“大中华”的厂。接着英、法租界更明令禁止中国人在他们辖区内办船坞。

杨俊生无比愤怒，他说：“日本能自诩为‘大日本’，我巍巍中华为什么不能叫‘大中华’！决不更名。”他通过当时上海滨浦局局长宋子良的关系，在复兴岛上租借了一块荒滩，约二、三十亩地。招收了一百多个人，围垦造厂。经过艰苦创业，终于在复兴岛上立住了脚，为中国造船业争到一席之地。为了争一口气，他规定“大中华”造的船，从设计到制造，均由中国人自己经理。到三十年代，他们先后为上海的大通、大达、民生、三北、崇明等轮船公司建造了一批沿海、内河的客货轮、拖轮、驳船，如“民风”、“天赐”、“天佑”、“民俗”、“民享”等船；其中有的船还出口。这些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制造的船，以船型美观、制造精良，博得国人的称赞，连英、日、法商人也表示惊讶和敬佩。

现在“大中华造船机器厂”已改名为“中华造船厂”，全厂有职工六千余人，工程技术人员五百多人；厂房占地面积近三十万平方米，拥有一千五百吨至二万吨级船台四座；码头三座，共近五百五十米。从一九二六年建厂以来，已建造了各种船舶一千多艘。不仅能够制造各种大、中型水面舰艇、二万吨级及其以下的远洋、近海货轮；还能制造各种工程船舶，如强马力拖轮、挖泥船、石油勘探平台等。一九七七年以来，“中华”还先后为联邦德国、